

後
漢
書



列傳卷第四十五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
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
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
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
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
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
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

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

鴻封勃海王

委謂委輸也

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

王無子太后立栢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

王奉鴻嗣

惲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

延熹八年惲謀為

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廩陶王

食一縣惲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

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惲知

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

立靈帝道路流言惲恨不得立欲鈔徵書

而中常侍鄭颯

音立

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

剽輕數與悝交通

剽疾也

王甫司察以為有

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

送北寺獄

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

使尚書令廉

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

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

正廷尉之勃海迫實悝悝自殺妃妾十一

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

傳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

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

以建初四年封

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

扶風平陵人也

昌文帝時爲中尉以代郵功封壯武侯

父楊以恭

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

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

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寵

肅宗即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

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

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

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

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

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今兄弟求其繼過

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

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今家求

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

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

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
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
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
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
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
義滅親況降退乎

左傳衛石碻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

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

育皇后承訓懷稚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

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

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

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
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
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

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

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致其

事傳讀曰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

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勅掖庭令

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

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

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

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

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
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
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
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
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上帝將誅
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
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

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

謂文帝誅薄昭
武帝誅竇嬰故

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

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弟

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

前書音義

曰中傅官者也

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

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

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

衣冠待明

分半也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

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

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

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

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

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

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

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

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

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

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

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

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

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常

有蓼莪凱風之哀

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

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

復須留

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

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

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

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

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

帝嘉其對悉以訖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

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

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

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

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負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

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書曰垂

拱仰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悲懷

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

熒熒夙夜屏營未知所立

熒熒孤特也
屏營仿惶也

蓋聞

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

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

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

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襁以緇帛爲之
即今之小兒繡

也繡音
必衡反

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

邸至秋帝崩立祐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

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

娥小娥姊字大娥捷爲人也初伯父聖坐

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
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
諸王宮人因入清河弟慶初聞其美賞傳
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
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
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
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
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
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

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
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
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
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
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儀比東海恭王

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疆葬
贈以殊禮升龍旒頭鸞輅龍旂

虎賁
百人

太后使掖廷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

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
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常

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

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

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

為清河王是為恭王寵即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

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

奉柩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

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

即位追尊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

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相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

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
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
與大鴻臚奉策書壘綬清河追上尊號又
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
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
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
人又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別得爲
舞陰長公主又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爲

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

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

楊為當陽穆侯

當陽今荆州也

楊四子皆為列侯

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

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

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

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

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

以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沖帝

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相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暲將至王宮

司馬門

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

曰當立王爲天子曷爲

公曷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曷於是捕文鮪
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
桂楊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
年乃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

侯理爲甘陵王

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

奉孝德皇祀是

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
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爲國
人所執旣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

後漢列傳四十五
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
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

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

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

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

釐音僖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

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

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
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
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

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尚書盤庚之辭也言

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大雅也

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言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

今增次封

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
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

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
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國開奉遵法度吏
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

原王奉懷王勝祀

勝和帝子

子德爲安平王奉

樂成王黨祀

黨明帝子也

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

王政嗣政傲恨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

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

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

峙不爲禮

峙立也

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

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
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

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
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
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

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

上奏上也
音市丈反

殺戮

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
節悔過自脩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
爲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

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

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蠡

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間王

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爲平原懷

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

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隲

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

覲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貶爲

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

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
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
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
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
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
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
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
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

故安河閒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
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
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閒孝王子封淑
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
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
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
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
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奐廟皆置
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閒奉策書璽綬祠

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
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
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
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
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
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
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
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
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
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
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
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

必其子孫

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

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

章帝長者

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
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

慶子河間多福栢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

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

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

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

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後漢列傳卷第四十五

後漢列傳第四十六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皓

子綱

王龔

子暢

种暉

子岱

拂

拂子劭

陳球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
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
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
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

明帝子彭城王

恭之相也

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

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

見從

詳審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

皓與太常相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

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

造構讒逆至今戾園興兵終及禍難

趙人江充

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

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

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

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寃

武帝感寤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官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

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

義

尚書皋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勑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誼也

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

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

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

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

後漢列傳四十六
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

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

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

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

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

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

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以陰陽

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

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

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今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

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
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
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
和氣感應而頌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
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

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

與名不可
以假人也

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

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

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名見順帝紀

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

遂奏曰大將

軍翼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

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

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

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也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

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

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

所切齒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長君曰太

后懣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

御進也

時冀

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大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

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
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
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等懷

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
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
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
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
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

料疆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

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

背

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
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
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
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聞耳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旣陷
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拏戮網約之以
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

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
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
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

相視也田
並畔曰疇

子弟

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朝廷論功當封梁翼過絕乃止天子嘉美
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
在郡一年年四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
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
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

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健爲負
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
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
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
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纒杖若喪考妣朕甚
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
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
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

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
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
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
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表
闡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
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
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
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
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

後漢列傳四十一
十一
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

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

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

海內長者龔深疾官官專權志在匡正乃

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

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

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

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

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

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

前書曰楊子雲曰蜀嚴湛冥不

作苟見不爲苟得

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

佞所搆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

重承天象極未有詎理許冤之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

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詎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

侯宜引決也

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

大罪不至重問

大目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

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沈靜內明

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

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

盎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唯郎中袁盎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

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時君善之列在書

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

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

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

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

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雅士若其好通汲善

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

器賢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

收亦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

厚故言己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

其利甚博而

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

乎

以不爲爲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

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
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
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
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摩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

文

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謚曰惠臧
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

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淳于長

受稱于方進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
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與長

交稱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

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

論語子路宿
於石門晨門

曰奚自注去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
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

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弃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

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

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

齊王喜之相

徵拜司隸校

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事免

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相帝特詔三公令

高選庸能

庸功也

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

有不可犯之色

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為尚

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
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
其豪黨有覺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
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十萬以上
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
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
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

方歸仁

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

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

僖

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

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

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格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格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鑒秦唯定三

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

文帝

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没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

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温厚

景帝時文翁為蜀郡

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

仁賢之政流聞

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

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然後三光明於
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

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也

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

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

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

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

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

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竝新野人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

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

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

將中軍且為太傅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

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

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取曷為取辱遂俱讓而還也化人在德不在用

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

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

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

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

逼下

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

循道行禮貴處可否

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

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

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

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

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

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

史記曰魯相公儀休

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

孫叔

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

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

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夫以約失之鮮矣

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

聞伯夷之

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之辭

雖以不德

敢慕遺烈後徵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

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

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

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

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文不失觀人圍碁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把

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
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
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
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
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
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
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
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
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

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
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辯
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
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
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
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官官互爲
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
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
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

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
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曷
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
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
不知所爲曷乃羊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
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
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
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曷
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耨善者良久出

爲益州刺史曷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

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

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菽邛棘諸國菽音側留反

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曷至乃復舉種

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

梁冀曷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

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曷會巴郡人服

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曷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逮曷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
討捕所傷本非曷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
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
處未絕曷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
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
心言各飾僞辭
隱匿真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曷承罪免
官而已後涼州羌動以曷爲涼州刺史甚
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
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

高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
漢陽界高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
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
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
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
尉舉高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
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
擢高爲度遼將軍高到營所先宣恩信誘
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

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

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

來順服暲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紀

邊方晏然無警言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遷

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

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死并涼邊人咸為發

哀匈奴聞暲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

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

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
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
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
則政化明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
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
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

若不槃柩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

易屯卦曰槃柩利居

貞 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

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

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

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

周禮司勳

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而岱生無印綬
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也

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
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
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
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
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
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
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

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
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
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官去欲何之遂戰而
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
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滎
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
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
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

叱之軍士皆披

披音芳靡反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

乃還軍夕陽亭

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及進敗獻帝即位

拜劭爲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

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

音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

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

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

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

長平阪名也有觀在
長安西十五里也
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

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承謝

書曰祖父父亶廣漢太守亶音球少涉儒學

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

縣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

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撻擊也督郵不

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

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

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
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
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
朞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
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
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
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
郡守分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
銅虎符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

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
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
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
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
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
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栢帝陵園所省巨萬
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執家所
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
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

后

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為中
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
宦者積怨竇氏

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

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

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

酬大雅抑詩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

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

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

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

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帝吾不生還矣既
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
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
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
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
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
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
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
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

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

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汗染

段穎為河南尹坐盜發馮

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

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

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

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

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

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

先發見球辭正然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

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

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

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庚太子衛皇后共太子
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

光緣上雅意以
李夫人配食也

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

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

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

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

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

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

周易曰
坤爲母且

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

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
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
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
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

桓帝母孝崇皇后宮
曰永樂置太僕少府

乃潛與司徒

河閒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

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郤郤曰凶啓多耳

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

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

論語孔子之辭也

郤許諾亦

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

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

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

帝曰郤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

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

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

帝大怒策免郤郤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

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

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

守竝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

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

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

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

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

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竝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

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

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

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

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志家

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
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姪貝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尉故曰卿龍共糾

便佞以直為眚眚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

張綱埋輪王龔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

專議栢思同歸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根

藥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
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
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
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賁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離被也

位至巴郡太

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

絞急也

永初

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

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

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

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

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城外根

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

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

宜城縣故城在

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

積十五年酒

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

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
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
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
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
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
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
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
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
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

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藥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

脩俗事順帝世以官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

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楊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

以擢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

殿最隨能外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

幹幹猶主也

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

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

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

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

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

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

房謂為房堂而祀者

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遷沛

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

又飲酒西南巽之有司奏巴不斡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斡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會帝崩營

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

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

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

後漢列傳四十七
四
李
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
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
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
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
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
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
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
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
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
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
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
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
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帝無

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

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

非人無以爲靈

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

是故帝非

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

隆德茂中天稱號

中謂當天之中也

襲常存之慶循

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

之聲

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

檀車暉暉四牡瘡瘡征夫不逮暉音昌善反瘡音管

天災不有痛於肌膚

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

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

高祖曰吾以布衣提

三尺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

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

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

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

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

彫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

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

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

春囿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

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

交競封豕長蛇吞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

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

辜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

下也死者悲於窀窆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曰窀

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也

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

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

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

嘉言結於忠舌國命

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

趙高爲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

權去已而不知威

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

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

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

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

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

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

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燹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竊見故

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相校尉臣同郡

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

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

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

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

義於諱言之朝

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

猶冰霜見

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

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

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

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

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

人武旅有見藻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見得水藻言喜悅也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

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

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

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

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

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

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

象天象也尚書曰欽使若昊天敬授人時

使

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

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

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

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所

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

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

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百姓

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

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
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
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
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
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
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

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

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

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

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鑿刻也音聽民庶之謠

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

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

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

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

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 瞰三光之文耀

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視山河之分流

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適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

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

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

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

篇而歎

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於中澤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傷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

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

吟魯之憂始於此乎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

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

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
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見

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諭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

伏念當今地廣而不

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

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

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

役夫謂陳

涉起蘄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

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

雖方尺之錢何

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

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絰掛也音胡賣反

詩人所

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

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

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

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

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

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

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

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

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

皆來應

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

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

三家謂夏侯建

夏侯勝歐陽和伯也

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

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秉貢連名上

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

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

以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

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

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

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

錢也陶旣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

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

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

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

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
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
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
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
谷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
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

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王等叛遣
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

關東破膽四方

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
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

郡賦調糈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

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

北徙壺谷

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

冰解風散

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

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

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

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

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

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
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
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官官官事
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
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
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
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
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
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

而以三仁爲輩

論語曰躬有三仁焉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

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

言又作七曜論斥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

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

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

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

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

謠言謂聽百姓風
謠善惡而黜陟之

也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馡司空張濟承

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官者子弟賓客雖貪

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脩
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
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
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臧濟
由是諸坐謠言劾者悉拜議郎官官怨之
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
舉孝廉再遷白馬令相帝延熹二年誅大
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

翼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

亳氏為皇后數月閒后家封者四人賞賜

巨萬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是時地

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

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

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

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

曰庶嚮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舍孽曰女主

盛臣制命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

則地動

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

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

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

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

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

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搯殺之耳

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

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

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

諦也鄭玄注云
審諦於物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

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尺一之
板謂詔

策也見漢
官儀也

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

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

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

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

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

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

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嘗領之誅

周昌

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

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九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

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

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

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

大不勘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

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
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
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
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
奏雲衆皆死獄中後異州刺史賈琮使行
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

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

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

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

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

言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

上商詩序之文

也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

摩上以銜沽成名哉

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

李雲草茅

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則

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遂乃露布帝者班

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

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

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

父辯清河太守

謝承書云父祥為清河太守

瑜少好經學

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
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
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
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
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
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
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

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庸用也回邪也

誠願陛

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

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

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

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

土皆競立角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

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

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

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

散精神生長六疾

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

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盡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

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

為期六日不詹

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

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

怨曠作歌仲尼所

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

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

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

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

婦尚有城崩霜墮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

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

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

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

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促

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

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賊

賂皆爲吏餽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
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
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帑相見分裂窮
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
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
宦者之舍

近習謂親
近狎者

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

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
藝而各正諸已莫或斥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

孝經
曰古

者天子有爭臣十人鄭玄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滕

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

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勝絨也以金絨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恹恹推情言不足採恹恹誠懇之貌

懼以觸忤征營冒悻於是特詔召瑜問災

咎之愆指事案經識以對執政者欲令瑜

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

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音不能用拜為議

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
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勲爲尚書令共同
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
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
徒勲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
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
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相帝時以
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
冀帝召勲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

侯僕射霍諝尚書張劭歐陽參李偉虞放
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
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官等有罪
免奪封邑因黜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
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
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輔驚東郡濮陽

人也與此不同

中直方正

猶言中正方直也

為鄉邑所宗師

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敷

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

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

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

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

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

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

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

有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

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

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

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

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

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

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文帝徙淮南王

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

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

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

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竇

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

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

禮為人後者為

之子今以相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

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

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

之念

尚書舜典曰蒸蒸人不格姦孔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

七人莫慰母心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

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
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
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
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
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
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

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

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伎孔安國注

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

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

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

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

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

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

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

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

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

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節求報其

怨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

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藥杜諷辭以興

黃寇方熾子竒有識

識協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

瑜亦協志弼忤官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

同方殊事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七